

改

亭

存

稿

改亭續稿小引

昔昌黎謂子厚不獲大用得肆
力於詩文可以傳後東坡亦謂
樂天謝政十又五年其詩益化
然則天之於豪傑固抑其位而
充其學若有意成就之者予嘗
服二公之論之高予同年改亭

方公以明爽之資抱剛正之氣
既舉進士小試於行人再試於
御史其才識功業已卓然稱於
朝野人皆以公輔期之未幾與
當道議禮不合及按畿內搜剔
巨鎗違法事又不合內外夾攻
出爲外臺將有下石之計而公

飄然投劾以歸居言路者知其
賢不敢薦也閉門讀書百好皆
絕手不釋卷者垂二十年其學
益弘以肆詩文萃成卷帙名曰
改亭存稿其兄矯亭太常先生
爲之序梓行久矣茲復有續稿
若干卷委序於予予惟公之學

博而純大以正者備於矯亭之
序予無容喙矣第惜其才之大
弗獲展用於世以佐吾

君康吾民而僅發於文字之間
此區區之私有所不滿也雖然
玉之在櫝劍之藏匣雖一時晦
迹而其光采鋒芒終不可掩後

世必有昌黎東坡者識之因其
文而求其人則今日之晦適足
爲他日之顯也予不佞僭爲之
引

嘉靖甲辰秋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按
察副使前儀制郎中時川姜龍

撰

改亭續稿卷之一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壽尚書貞菴周公八十叙

有大人君子膺完福者稱之曰達尊達尊云者德以培之爵以榮之壽以樂之爵係於人齒係於天而可以自致者惟德焉爵尊矣苟無其德則爲倖位齒尊矣苟無其德則爲虛生適足以取譏而自黜惡在其爲榮且樂也若吾崑大司寇貞菴先生周公其真可謂達尊者歟公資性均淑而濟之以學問故其德器成就復出流輩有王文正之量而不踈有寇忠愍之才而不露有宋廣平之斷而不專在

朝廷則忠勤足以輔治在鄉黨則仁厚足以化俗蓋所謂天下之善士也故其所得於天所遇於人者無所不厚登甲科爲御史進而爲廷尉再進而佐本兵又進而爲兩京司寇

天子嘉其功能褒其先蔭其後將有大用而公以冢器大理君並列九卿持盈滿之戒飄然懸車其榮何如哉公稟氣清峻善方藥所以保嗇厥躬者既慎且周故自少而壯壯而老精力強驟優於任事今年壽且八十矣神完而氣充發爲詩文光焰可掬操筆作大小書追蘇逐黃皆可傳後暇則與客對奕晝日不倦子孫皆儒衣冠林立左右侍孝友恭讓書香滿家

其樂何如哉然原其所以致此者皆本於脩德故公之所以安享者異乎他人之爲榮之爲樂者矣其將來之弄可量乎哉仲冬某日實惟生朝篚篚舟車賀客填道予辱公父子之知無可將者故頌其德之足以致福無忝於達尊之稱者以爲天下勸焉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公其以之雖然衛武公行年九十作詩自儆公之德益脩則爵益尊齒益高他日安車及門登爲上公大耋在廷躋爲上壽予也更當揄揚福履之詳以脩國史之未悉必有過於今日者敬執筆以俟

封工部郎中江村王先生六十壽叙

同年南文王君朝鳴與予同事南北臺以道義還往稱莫逆每道其兄之子江村先生之賢且言先生有子雖少頭角嶄然台輔器也越數載南岷公果以御史外補吾崑令待予以年家禮因諭知先生素履之詳剛直庶讓有古陳太丘王彥方之風宜其有能子公之立身嘗以范文正公爲法以天下第一流人自處予因嘆公父子之賢而信朝鳴之言爲不誣也未幾公超擢以去爲冬官大夫先生因得封如其官益退遜不少侈鄉人愈敬服之不數年公又來守吾蘇則德克而完政化而神剛明正大之中而默寓乎慈祥寬厚之意益信先生之家教行於後人者如此厥惟

報哉先生今年壽六十偶值嶽降之辰吾蘇大夫士皆以詩若文寄遐祝焉傳曰敬其父則子悅公於是不能無喜色而公又吾民之父母也公悅則凡爲之子孫者孰不忻忻相告而樂道其家慶乎哉自是先生心神怡愉體貌舒逸齒德並隆

褒命荐加爲國人瑞以享純嘏今日之賀特千里發軔耳予也忝與年家之雅無以爲祝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耆爲先生頌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爲公頌之

贈王兵憲平海寇文

古之論人才者以通才爲難通才云者可上可下可

常可變貞而不泥和而不隨無往而不由於道者是也語曰君子不器然亦難矣若今兵備憲副肅齋王公其真所謂通才矣乎公以進士兩宰巨邑殫心罄力一以愛民爲主及改內臺兩按大藩鋤強殛慝風采凜然人曰真御史也乃若兩守劇郡歛鋒銜敦本實一舉其所以治邑者而時措之未幾用薦擢按察憲副專董武備則又振肅綱紀如內臺而慈仁未嘗不調劑其中是其上下常變寬嚴相濟循法守道無適不可而持身之廉處物之厚又未暇縷數也若此者不謂之通才而何哉公始至太倉適海寇出沒人皆易之公獨憂形於色且夜咨詢求所以又寧之術

當事者以爲迂停閣又之今年秋大肆猖獗勢不可
遏行言招撫者公力排之奮然以討賊自任請於
朝命公湯公提其事而公附之凡百謀畫皆出
於公用王居安以賊擊賊之計不數日有悍夫夜持
其財自來矣自是擒斬日多巢穴一洗稔禍底寧萬
室安枕大抵皆公之功也於是公不器之才又獲大
展於武功而不獨以吏事擅名矣吾昆士大夫皆感
公忻然之其相率拜公於官署其委鳳紀其事鳳惟
公之弘勲碩德豈其可於其非區區六字可盡第
偶值公春秋六十朋舉一觴爲公壽且以爲東南太
平賀也

贈監察御史趙蒙泉文

君子之立身道與尚矣其次文學其次政事三者得其一皆足以名世矧兼之者哉兼之者不多見于於侍御蒙泉趙公見之公齊魯豪傑也以進士選入翰林爲吉士得讀中秘書故其學淵求精確其發於文鑿鑿可用有布泉菽粟之實及政內臺出於南畿公務紛糾櫛理鑑照毫髮不爽而皆以扶良殛慝爲意暴鱷封豕雷擊電掣華面惕中莫敢喘息蓋所謂真御史也使節按葦子獲贍侍親肅而禮恭氣充而語詳莊而不厲和而不隨因知公涵養之素其發於文兩政者皆本於道德之推而非一時掩襲者

可擬也。巡歷既周，忽海寇猖發，當事者或持重觀望，公奮然以身先之，專主嚴護而不肯一擾於民。不旬日，遂至擒滅。公之功居多也。然有以此頌公者，輒退遜，不敢居此。與韓魏公收斂神功之心，豈非先後一轍哉。嗚呼！若公者，真可謂豪傑矣。他日德益重，則學益固，業益廣，當與魏公爭高媿美。此區區之望也。公行矣。予辱公之知，無可以爲贈。公與予兄矯亭有文字之交，故予於公之行，亦以文字報之。語曰：敬其兄，則弟悅悅而晝曰之，故不覺其辭之煩也。

送善臺馬太守文

傳有云：守道而失官，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也。苟

能守道矣而反至於失官嗚呼可以占世變矣若大
邦伯蒼臺馬公其守道而失官者歟公以名進士振
聲臺端毅然以直道自任所抨彈者皆蛇豕之宿蠹
所搏擊者皆城社之巨慝然終以此取忤迴翔郎署
者數年僅得守一郡咸謂公之直氣勁節宜於臺不
宜於郡及公之治蘇也直而不矯和而不隨嚴正簡
約之中而默寓乎寬仁惠利之政上官信之士夫重
之小民安之百務紛糾櫛理鑑照調劑不爽而一以
道主張乎其中真可謂不負所學矣然姜桂之性水
蘄之操久而愈堅不能因時俯仰取惡辭以遂至於
落職若公者非守道而失官者乎嗚呼柳下惠事人

以直道乃至三黜馮道與世脂韋歷事五季其賢不肖之相去如此其安於位與否又如此可不爲世道三歎哉公擇日將行吾邑侯南田先生重惜其去欲挽之未能也委予爲文以伸繾綣雖然公之德政洽于人心濡袴之謠四馳郊野他日可以爲觀風者采焉庶幾快人心而昭公道矣予之言何足爲公重然南田先生之意非言莫之能將也於是乎書

送大叅王公西行十勝詩叙

古人有言曰地因人勝夫地之勝在在有之苟不得人以倚重焉則景物雖秀而人莫之知也奚其勝大叅肅菴王公將西行吾邑侯南田先生自婁江至太

行取十勝分題索諸大夫詩送之而委予叙諸首簡
予惟公之於蘇也自邑而升諸郡自郡而進諸臬往
還於茲土者蓋廿年有奇矣其高才碩德不能縷數
姑舉其大畧言之其存心也公其守已也廉其處事
也詳其創法也周而又其待物也公而厚居民牧則
篤於慈仁而法不廢慶臺憲則勇於振肅而惠自存
予嘗頌公以文謂公爲曠世之通才識者以爲確論
前此公兩去蘇士大夫皆以詩文贈之而未有以十
勝爲祖道者南田先生獨得意外之趣因人以重其
地因地以懷其人若靖節之於彭澤昌黎之於潮東
坡之於彭城狄梁公之於太行踪跡所到山若爲之

增高川若爲之加深至今膾炙人口非勝於地勝於人也公之西行不有類於此乎南田先生樂善好禮其施於政者一以公爲師故於公之去旣爲其鄉人喜又爲吾蘇之民惜乃假諸大夫之言以發其繼繼留戀之私予辱公之知較諸大夫有甚焉故所望於公者不止此昔韓魏公旣入相猶惓惓懷山陝之勝形之歌詩他日公登要津位日高而地日勝其於今日之舉知公之不能忘情也敢併述之以爲左券

送鮑大尹之京序

我邑侯南田鮑君以進士宰吾甌者三年政成譽逮部使者以賢能薦於朝銓司列其名檄取以去將有

趨次之擢行且近矣鄉進士王君汝欽張君元忠造予曰君矣吾儕師法也有斯文之雅子盍旌以文聽其言懇懇焉未幾有耆民數輩戟冠蒼髯儀狀甚偉造予曰君矣吾民父母也將舍我而去我將焉依子盍旌以文觀其意孜孜焉予兩諾之凡先生明決之政勤敏之才經久之法摭拾成章著為四六既詳且核以代百姓之譟耆民得之喜諸進士聞之請益急昔人有為劇縣者以民心難得士夫難處請益於許魯齋求所以兩全之術魯齋曰惟公可以服之惟誠可以感之今先生於士夫無陰厚私禮可以致其悅於庶民無旁恩小惠可以結其心而其所以孜孜懇

懇並行而不悖者亦惟曰公與誠而已矣公則無私而恩生焉誠則無偽而感生焉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泯者如此他日先生位益高則任益重言責則振揚朝廷之大體而不瑣瑣於銖兩之奸慶臺閣則培養國家之元氣而不拘拘於繩墨之細庶乎不負所學不負今日之舉此區區之望也不識二君以爲何如予也受先生之知無可以報於其行也頌而繼之以規庶幾古人贈言之義

贈沈邦濟文

友道之不振久矣跡適而心遠面從而退違求其終始一致如昔人膠漆之喻者難其人哉予鄰有偉丈

夫曰沈邦濟者志大才敏卓然自立蓋東家丘也子孫元儒與之居同里游同學今年應試京闈同薦高等雖馮衍劉孝標之三同不是過也雖然迹之同不若心之同迹同而心不同猶夫不同也傳曰君子同歸於善亦求其所歸之同者何如耳元儒也邦濟也茲赴南官之試將對

大廷服官政內而事親同於孝外而事君同於忠近而處鄉黨遠而任天下之事同於謙厚同於正大公平而不敢有一毫苟且悻慢之私窮之所守達不離焉常之所存變不踰焉若范文正韓魏公之立朝外異而中同夫然後爲不負所學友道之薄日化而敦

此予心之惓惓也予老矣喜元儒之得良友因綴數語以爲邦濟賀且以爲世講張本云

贈奚懷恒文

醫不可以名求有名浮而實不副者有實勝而名不揚者君子當求其實不當求其名斯得之矣若吾崑懷恒奚君其實勝名者哉君自少讀儒書已見萌蔭其尊人秋蟾先生教之醫遂精其術予不暇遠舉予家臧獲遘危疾得君而起死者七人矣今年冬予次室病頗竒始也以氣食觸風寒熱大作中變洞泄其後也痰火繼之中滿胃虛粒糝不入口者幾半月君藥之弗效乃召所謂名醫者視之亦弗效越三日勢

愈劇群醫束籠告去曰不可爲矣君診脉疑有宿積以大黃下之然虛辱之甚君亦不能安寢夜起步中堂咄咄私語曰背水陣也明日下滯積薄暮索粥自是熱漸止泄漸減數日而愈嗚呼君可謂奇兵矣較之以醫自負束手無策者其名實之相勝何如哉雖然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亦一二數耳未必盡然也珠之沉淵王之隱櫝其光彩自不可掩吾知君之名從此起矣而彼號爲名醫者或短於一日而長於平時或熟於正陣而謹於用奇亦未敢必以爲無實也

送虛谷趙先生輟講還桐城叙

鍾愛憲副無異已子而憲副所以承養朝夕者曲盡
愛敬嘗語人曰吾受孺人恩猶吾母在堂也在夫則
爲賢婦在子則爲賢母若孺人者所謂女德之幾望
而謂繼母寡賢豈定論也哉於是憲副位日高祿日
厚慚隨之奉日益豐好孺人怡然安享雖封君仙遊
有年不知有嫠居之苦今年壽且八十三月某日寔
維生朝憲副冢器欽甫體其尊人之心設廣筵邀諸
縉紳爲綵戲之賀舟楫填其渠筐篚盈其庭除詩文
四壁珠璣燦然子孫羅列捧觴拜舞輝映閭里人皆
嘖嘖稱嘆蓋一時盛事也其將來之笑可量乎哉予
姪婿梁君乾伯徵予文祝之予故述孺人之賢憲副

之孝以彰其家慶之有自予納交封君父子間蓋三世矣累善積德宜有餘慶今日之賀特千里發軔耳予拭目以俟

趙封君七十壽叙

昔人謂人之大欲有三曰親之壽子之賢身之康寧三者得其一則樂二則難三則為完福矣然非其德之足以承亦難乎其為享若吾趙封君一竹先生其可謂以德致福者歟先生稟賦淳厚以嚴正治家以剛直化俗有古陳太丘王彥方之風故鄉人皆稱為古君子年甫冠遊縣膠文戰屢蹶遂棄去奉母太孺人卜居松崗之塢墾田灌畦勤儉隨之奉凡二十年

太孺人安於色養享年九十因號松崗農隱生丈夫
子五人或耕或讀咸抵成立孫十六人皆循禮守法
無敢以惰容戲色過庭者晚年移居城中種竹樹亭
觴咏其間對奕盡日復號一竹隱叟性倜直一介不
苟取與所交皆正人端士以道義相切磨有過輒面
折之嘉靖庚子秋季子子舉領京闈鄉薦第一人有人
司勸以冠服先生益謙退不肯少自盈今年壽躋古
稀八月九日寔維生朝予孫元孺忝與子舉榜末邀
諸同年繪圖賦詩爲先生壽謂予有通家之雅虛上
方序其事予惟先生欲親之壽則登期願欲子之賢
則膺魁選欲身之康寧則強皤無恙伉儷齊年安享

純嘏昔之所謂三欲皆兼而有之非先生之德之邵
烏足以致此哉矧子舉德器疑重學識淵永高科顯
秩可以立俟他日先生榮膺

褒命逍遙太平脫去世累望之若列仙中人其壽蓋
未涯也予雖不獲從先生遊然迹遠心邇得以文字
致慇懃焉昌黎所謂千里而神交者也

送支問竹赴任文

予爲諸生時與伯兄矯亭顧未齋倪可琴陳望洋及
問竹支君爲忘形交號爲六友務期遠到君尤卓卓
不凡學優而行高余輩皆推重之君亦自負謂功名
可俯拾而予於六友中最稱庸劣乃獨先第諸君益

自奮相與誓曰以人勝天乃擇僧舍爲文會日程月課勸勤警惰薄示賞罰既三年矯亭望洋未齋同被甄錄而君又下第然志不少挫愈賈勇旦夜淬礪以求必勝如此者復數年未齋登極品矯亭爲太常卿下忝臬司望洋宰同鄉而君僅以歲貢授紹興學博嗚呼人果能勝天乎哉君亦安於命不自戚戚因知君爲有道之士也雖然古之君子道不行於身則私淑諸人君亦以學行率多士多士他日發巍科躋顯仕以德行扶世教以文學飾美事其豐功懋績皆君之賜也何必身親爲之而後爲快哉君行矣吾崑公卿大夫會餞於西郊謂予與君爲老友委叙其事予

因誦唐人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之句為君祖道
因憶舊遊晨星朝露不能無感云

送二槐沈公赴任序

孟子謂君子之澤止於五世朱子廣其義曰若發源
深而承流遠雖百世可也然造化之乘除人事之消
長有不可必得者求其發源之深承流之遠難矣哉
若吾崑文獻世族獨稱沈氏沈氏自唐宋以來代有
聞人或以學行或以功業或以科第其他著我賢金
冠帶橋門者相踵若今惠州守二槐公亦其傑然者
也公以進士高等翔翔部署權守福州以文學飾吏
以真厚待勿止也

其政肅然明足

以服和其官素蕭然庶足以範俗古之所謂循吏也
未幾以內艱服闋改今職時公之子子善以大學生
領京闈鄉薦第一人吾崑自

國初來未有發解居首選者子善獨擅數百年所無
之美而公能種德脩行以通濬之不使其澤少有淤
塞君子以是知公之源深流遠朱子所謂百世可以
預占美公行有日子辱知厚無以爲贈特表公光前
裕後之實以壯行色且使惠之民知公之可重者如
此子昔年亦忝東廡之

命以疾在告不果行然不能忘情於廣嘗以所欲爲
者告公公以爲然公去必大展厥蘊以加惠於廣之

民庶私懷之一快也

贈王母項碩人貞節榮旌序

嘗讀宋太史周節婦傳云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而畧守節夫白刃在前憤氣所激人情或能勉至於困厄切身而其志不渝存人之孤而教之有成非立志立身者不能也其難何如哉若吾崑王母項碩人其斯人之儔歟碩人自少育于外祖劉欽謨先生家能誦孝經小學且了其大義性敏而堅才美而果東谷王公知其賢擇配其子次谷君未幾次谷病劇碩人在室聞之謀自盡會病愈中止十九歸于次谷生子汝欽方三歲而次谷卒時碩人年甫二十四哀毀

幾絕東谷家事日墜抱病床褥碩人躬執薪水麻裯
之後以供饗殮湯藥之奉又能推其餘以養其父母
內外稱孝無間言次谷之喪以貧故數年不舉碩人
不忍釋服及東谷繼歿結廬墓傍以營葬事有識者
謂次谷不死也汝欽漸長擇明師教之夜則課讀無
間寒暑辭嚴色厲未嘗姑息每諭之曰汝父平昔
學不獲一奮吾每痛恨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汝之責
也汝欽於是感激備德樹行窮經取科卓然爲吳中
偉人茲者有司以例奏旌其門光耀閭里汝欽同袍
諸進士相率往賀元忠張子因徵予文表其事夫守
節之難難於殺身在碩人所尤難者有三事焉人之

所依以生者衣食也衣食不足雖丈夫多至改節頹
人惟此大變不免於寒餓而水蘖之守不移此一難
也呱呱之泣自乳哺提抱以抵成立其間辛苦萬狀
慈不廢嚴愛不忘勞此亦一難也身處不足而又能
剝其所有以給內外之養此又一難也碩人抱此三
難益堅栢舟之操終享安節之亨家給子貴而又獲
旌門之榮豈非天之報施也哉予嘗慨近世旌門者
之難有限年之制有履案之勞經數十歲而後得報
報者不百一而其子孫不賢弗獲表見於世者有之
若碩人今日之舉其爲國典之光鄉俗之勸多矣
汝欽其亦知所重哉

壽邦伯二槐沈先生六十叙

吾崑大邦伯二槐先生沈公今年壽六十季春某日
為岳降之辰諸姻友函幣壺漿賀之先生辭焉兒子
輩請予文以申通家之誼今之祝先生者必曰前有
聞人後有令子先生光乎前而裕乎後其賀也不可
辭予之所謂可賀者不止此請為先生數之世之處
高位者逐逐其欲劬劬其勞忡忡其憂先生能早辭
官脫去重負超然遠舉可賀也官已矣而或抱負不
舒形氣衰沮者有之先生精爽益完眠食安好步履
便捷可賀也身強矣而或孜孜幹家錄兩不挫者有
之先生浮雲富貴世味蕭然將謀西湖鴈蕩之遊其

曾次何如哉可賀也樂遊矣而或汗漫忘反廢時失
事者有之先生張弛有道持已恭而執事敬百爾應
接罔不曲中可賀也夫見幾勇退有澹成之高葆和
完神有白傳之樂登高涉深有東山之興立身刑家
有正獻之嚴執此四美與造化酬酢挹三光之精順
四時之氣詩酒足以怡其情親朋足以悅其志田園
足以給其養先生之壽其在茲乎而光前裕後之說
不與焉予也南瀆之匪人也於茲四者亦庶幾與先
生相似今年已踰七而有望八之想矧以先生之德
將之其遐筭可量乎哉予知先生爲詳故祝辭與
人異俾兒子輩登於軸再拜以獻先生詩以例舉

辭

送軫伯梁君之任詩序

紫陽夫子云君子之仕也不在位之大小在盡其職以行吾之道而已故孔子不辭乘田委萸柳下惠不卑小官程夫子亦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視彼居高位而播惡者其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吾崑稱世家必數梁氏代有聞人簪纓相繼至軫伯充其傑然者也吾兄太常公自幼器之妻以女嘗曰魁解才也既入學官屢試不偶僅以例遊國學謁選銓司考優等授雲南楚雄衛經歷軫伯捧檄有毛遂之喜人皆異之曰軫伯才大而官小奚喜為軫伯聞之

曰烏知子哉士貴行志雲南爲朝廷雄鎮而楚

又當南北之衝凡軍需之出納夷情之叛伏征討之

機宜安撫之方術經歷皆得而主張之其職則小其

責則重吾知盡吾心以行吾志達吾道而已吾又烏

知吾官之崇卑乎哉予聞之嘆曰達哉軫伯可謂不

負所學不負太常公之知矣執此以往政善而名日

彰他日趨遷要津位日高則志益大功業益廣循程

朱二夫子之訓以希聖賢之事業予於軫伯重有

焉軫伯行矣諸士大夫咸作詩送之予姪孫思高

而登卷予得爲序予聞雲南去吾里萬里發軔

程與軫伯功名遠到發跡於一命者蓋相類云

藤谿序

思竹張子一日過余順寧軒坐談久之問曰古之人
名字之外不聞號今之人不論人品卑高年齒長少
皆有號號之義何如子曰號雖非古然托物以存勸
戒於義亦無不可張子曰吾友沈子興氏所居之後
有紫藤一株纏繞大樹將四十年其枝垂垂臨水如
纓絡然其花以萬計望之若雲錦子興携酒就花下
飲子因以藤溪擬其號子興不敢當若公肯引進後
生賜之一言以示勸勉子應之曰藤之爲物在草曰
兔絲在木曰松蘿語其可用則丁公藤可以愈解母
之疾可以楮資文字之用可以杖有扶老之益語其

不可取則柔枝弱幹倚附高樹樹爲之困故樂天詩
曰先柔後爲害有似諛佞徒二者在子興擇而去取
之可也勸其所可用戒其所不可取挺然立身脩德
行義思愈疾則事母必孝思杖則遇長必敬思楮則
見文士必交使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藹藹乎爲一鄉
之善士而不敢諛佞以依附於有力者此則子興取
號之勸戒也若徒以號自侈而不能因物以勉進碌
碌然與庸衆人混處與草木同腐則茲號適足爲有
識者所鄙笑烏足爲輕重哉張子作而嘆曰長者之
言也告諸子興子興忻然曰命之矣敢不勉力承訓
因買軸登子言懸之屋壁以代韋弦

送邑侯宋先生旌取序

今天下守令之考皆主於監司舉刺既定列其名聞於上乃下吏部據其褒貶而黜陟行焉其考最者檄取以去有不次之擢蓋定制也邑侯陟臺宋先生以名進士宰吾崑三年矣予嘗兩閱侯考取之語一則曰公而勤一則曰公而廉且曰有古循吏風所以狀侯者甚稱吏部據之移檄促就選戒行有期雖攀卧塞塗勢不可留於是吾崑諸大夫相與餞於西郊之問潮館而委予叙其事予惟公則無私而明生焉廉則無餒而威生焉勤則無替而政成焉求之古人若包孝肅之公趙清獻之廉何易于之勤皆表表可

法三者得其一皆足以取譽矧兼之者哉疾之蒞崑也有一定之志有不易之法凡所以審徭役均賦稅理刑獄百責紛至鑑照櫛理毫髮不爽不以貧富強弱而低昂其手何公如之而其所以守身者蹈繩墨啣水蘖自奉甚約而應酬甚簡未嘗一毫苟取於人而民亦不知有銖兩之擾何廉如之然疾不以其長自足亦不以宦成自怠早而作夜而繼孜孜民事至忘寢食其勤何如哉惟公也故其明足以照物惟廉也故其威足以格奸惟勤也故其政成而旌舉及焉由是而居臺諫由是而進館閣其豐功茂績必有大過人者他日當與孝肅清獻易于三公爭高於後先

然則今日監司之舉銓曹之擢特千里發軔耳予既
爲此言而請正於鶴村無憲二槐邦伯皆曰侯之政
其可稱者不止此然不能盡書也予聞諸大夫皆有
歌詩揄揚侯應變之才通敏之識博瞻之學既詳且
核當合而觀之以互相發云

贈梓吾陳先生考績詩文序

梓吾陳先生得其尊人高吾公家學既發於科第作
推吾蘇者三年矣茲將考績北上自郡而州而縣公
卿大夫工之名能詩文者各出所長以華其行得數
百篇萃成巨帙瀕行先生出示予且曰某無能於官
惟實不副名是惧而諸公贈言多頌而少規心寔耻

之子知我者幸爲我序之予受簡嘆曰謙哉若人進
德哉若人傳曰聞譽而喜者讒之囿也名盛而惧者
德之基也先生之蒞吾蘇心一而政平力勤而事集
監司先後至皆委重焉事無巨細惟先生是信具成
案以進未嘗有齟齬者而訟者無分勝負皆稱平焉
其他高才敏識著於諸公之贊述者連篇累牘多至
不能盡讀在他人得之必至於喜而誇矣而先生反
以爲耻而惧焉予是以知先生之謙而進德之基在
是矣執此心以應天下之務安往而不得其譽哉詩
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先生無忝焉且昔人之善政
不過粟麥濡澤時人之

今膾炙人口矧高

句金春玉應而又出於賢士大夫之揄揚哉高吾公
文章宗主也先生公事既竣假道歸省捧是冊爲高
吾公壽予知公之樂有能子庶幾爲之一快也

贈兵憲蒙泉教公靖海盜叙

海寇之爲患久矣嘗橫於成化弘治間遠不及論自
近事言之一發於嘉定知縣事蔡侯未及其舉事而
先擒之尚書龔公輩徵予文記之再發於太倉則勢
頗猖獗兵憲肅庵王公平之吾邑侯鮑君又徵予文
記之今年夏江右蒙泉先生教公以山東按察副使
領勅專督武備駐節太倉公以粹美之德明敏之
才識高而量宏氣充而勤事歷任未匝月聞江陰濱

海有劇寇族巨人衆智多力齊卒難剗削乃以計招其渠魁既至則下之獄欲以次盡收其父兄子弟之爲盜者火其廬誅其人以掇其根其用心亦勤矣而獄吏懈於防群惡陰約其黨內外攻奪破械以逸乘巨艘入海不數日賊潛至欲劫邏舟燒官廨其禍叵測而不知公有先事之見已預選壯悍數百人給利器出重賞分布要害賊至一鼓而起擒之凡越獄諸元兇俛首就縛如驅群羊及檄報江防諸公至事已平矣四群之民歡呼之聲不約而應吾崑諸大夫感公保障之恩相率往賀而委予紀其事予於海寇之變至此凡三叙之矣然其戾止變於未發其爲防

易肅庵拯患於旣熾其爲費不貲而公獨處其難而
又不見其費孫子所謂機貴藏謀貴預公寔以之在
法能捍大災除大患雖廟食東南亦不爲忝而說者
反謂公擒賊之功僅當縱囚之過嗚呼擒賊者公之
能而縱囚者非公之責也果若人言則武侯七縱七
擒亦可以功過准之乎此公論在人非一人之言所
能移也予昔年罹海盜之禍至今聞之神色獨變所
以感公者較諸大夫有甚焉故樂叙其事不敢以不
文辭然不足爲公重也第頌公之勤於王事急於民
患以舒 朝廷之憂以慰黎元之望以爲後來者勸
焉

記

約遊洞庭記

嘉靖辛丑中秋後二日石川張子約山齋周子及子
遊洞庭兩山兼訪時川姜子少溪王子前一日風雨
山齋東予云石川巖舟閩關以俟萬萬毋莖予具十
日舟費拉范小坡次日行至則石川以觀潮歸遇山
齋於途挽之而東予興索然不得已謀虎丘之遊至
則有惡客焉爲逐棹而雨飲于半塘寺僧舍明日謀石
湖之遊至則有惡風焉又逐棹聞嚶嚶聲若風箏然
舟人異之乃知箏絃觸風而鳴天籟自發小坡戲曰
真風箏也相與一咲抵蘇日尚未入小坡曰月色可

待補虎丘之未盡可乎予曰諾時有新禁無一人以
壺榼跡山寺者予二人坐千人石列酒斝池橋上撐
蓋蔽露風甜月高藏闥博綵譁浪取醉童子羅左右
絲竹間作主僧思遠以香茗至立談久之乃登三泉
亭面月豪飲既扶醉而下猶限十步一盃小坡興陡
發歌月明星稀之詩自取巨觥滿引醉不能行使兩
童子挾之及登舟時漏下三鼓矣又明日告于西園
湯子高陽許子玉井王子因語曰予三人小具以補
石湖之闕毋使虎丘獨擅其美予曰不然天下事順
逆倚伏安得一一求勝昔王子猷訪戴輿盡而返昌
黎以不得一登滕王閣爲欠事著之辭章予何人哉

敢一一求遂所欲以取譏於君子且洞庭湖山終不可負三君他日摺棗下招予當扁舟獨馳長歌鯨吸以誇於石川不猶愈於石湖哉三君笑而頷之予遂發舟

四順堂記

堂成於嘉靖己亥八月朔客有携酒落之者問予曰何以名堂予應之曰四順客曰請聞其旨予曰予自知事讀易至順以動則未嘗不警惕於中故上事下交應內酬外皆不敢拂乎理雖未必一一中道然亦無悖犯之過故曰順動及其久也脩於身者有安分之譽應於天者有非分之福事

若而得乎君事親而得乎親交友而得乎友所欲必從所如皆合心安而色愉此則所謂順理之裕也故曰順裕及其中也遭暮夜之戎祖宗百年之積委於煨燼而惡少因以橫逆加之干累於公庭者數年不息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於是處險如夷以理自遣得以暴白故曰順受及其老也百事都廢一切世味灰冷冰釋榮辱得喪東坡所謂鳥聲雲影畧不加意易曰順而止之故又曰順止夫順動則得乎理之常順裕則享乎天之報順受則不敢違道以俸免順止則不敢越分以求足此四者皆予之身歷者也故以四順名堂容曰翁可謂善用易者也乃引

書二既卒爵復滿引酬之主客俱醉而別明日次第其說爲記

土地祠靈應記

神不在大小貴乎正正則靈靈則久故其血食不衰若今所謂土地之神是也土地自古著於祀典至我朝於諸司皆立祠謁祭之然未聞有靈應者惟予里曰支凌二王其爵里歲月漫無可考舊建祠於陳墩民以奔走爲勞乃於各村庵院附其像於傍室雖曰二王而獨設一像又不知何說予里獨稱靈應每事輒運乩憑神以神至遲速爲吉凶之符間有不至者至則與人對答無隱諱村之人敬而依之若蒼龜

然信之至故感之深感之深故應之速有莫知其所
以然者其菴院所奉有觀音真武三茆諸神其位號
較之土地若崇重而寂無所著顯豈自以其分尊不
屑與小民酬酢耶抑其神不正而無所施其靈異也
抑或有鬼物者藉土地之名以戲弄愚夫愚婦也乎
皆未可知也予次子範次孫醇儒一時出疹神之言
頗驗其他徵應不能盡述村民請書其事故爲葺其
祠而記之

三醫說

予素苦火疾兩耳如蟬鳴甚劇頭項臃腫幾二十年
矣今秋以多食傷脾作泄中滿不思食而火疾因大

發體熱如炙口問出狂語或達旦不寐勢頗劇一醫
診之曰食積也宜下之而漫不知火一醫診之曰火
也宜降之而茫乎不知有積投數劑不効越五日王
池先生至以二醫之言告之先生曰皆是也彼謂降
火多寒劑而恐傷乎脾補脾多溫劑而恐助乎火故
其藥偏勝而功弗奏吾將製二劑午以前滋陰則火
自降午以後養脾則積自消使二劑各自爲功而不
相妨焉不數日泄止熱減火漸化而疾有瘳人以爲
神功也昔有顯者遊火疾久而喉腫痛因食冷物鮮
之遂得脾泄痛愈甚群醫莫能措手已而召張仲景
仲景以藥數丸令緩嚥忽一日二疾皆愈顯者問曰

君之醫吾固知不凡然一藥而愈二疾何也仲景曰
脾甚寒非熱劑不可吾以附子爲君而外以寒藥裹
之藥至喉緩下漸化可解火毒再下得附子力可
解脾寒此非方書所載以意逆之耳顯者曰神醫也
今先生二劑並用而各奏功非今日之仲景乎然則
名著遠邇取重士夫增光先世慶流後人夫豈偶然
者哉予以先生之言告二醫二醫憮然曰弗如也予
因知二醫之術從此進矣予無以爲報乃托不斐之
辭以攄下悰文字非報功之物然非先生則不敢將
也

六友傳

嗚呼人生知己之難也外若膠漆而中實氷炭者多矣所謂知己者外雖落落而寔能信其中斯稱名矣予以踈直寡合知己者不多見而又有謬愛者六人焉恐久而忘爲作小傳毅齋劉公諱軫江陰人官至鴻臚卿與余同鄉舉相愛甚篤先父母亡求王陽明表墓公時在留都爲余謁陽明行四拜禮陽明以爲過公曰方時鳴異姓骨肉也於其親有子道焉曲林曹公諱銓句容人官至僉事與予同年同官旣致仕不遠千里訪予於南瀆者三別去見家人子弟必垂淚人有不足余者赤面爭之終始不易其情竹石謝公諱階江西人與余同爲行人官至太守相愛真猶

兄弟每見予踈漏處即指示其過惟恐予得罪於人
蒙泉楊公諱銓豐城人與余同道朝夕必欲一見雖
風雨不爽余轉廣東公適差清戎余乞致仕公再三
止之後又促堂上以書勸行其惓惓之情雖至親不
是過也白沙景公諱暘南京人自同中舉即相厚公
以甲科居翰林每對公卿輒引薦不置後聞予致仕
嘆惜累日鶴泉彭公諱汝寔四川人任南科予在道
同事必欲以先輩處我予循格守分嘗謂人曰有才
不伐有守下人者近世所無也凡此六友先施於予
者無所不至今皆不可見矣面報無門書此以識

三老傳

予不德不知何所取於達官上卿惓惓加愛扶顛持危非泛然之恩而已予恐久而忘也合而爲傳以遺子孫正德中予劾宸濠陰使人中傷之

武宗怒將逮捕錦衣獄時梁公厚齋爲相不受

詔上益怒內使往返者三公終不許徐謂內使曰言官冒死上疏若重譴之江西事無人敢言禍不可測上怒稍解擲余疏於地曰憑他主張公以罰俸三月進免之予得免於禍嘉靖初予劾內外害政者數人物議洶洶時羅整菴吏侍署部事一日造予曰直道難行柰何欲言而止者再余固詰之整菴曰適見內閣云方御史此來只治得我家及聞蕭太監日使

人踪跡吾子且欲吾出吾子遠方吾不忍也茲欲轉
吾省提學而俸資不及欲許養病而以病新起吾子
宜自爲計予遂進本告南則張羅峯以夙恨諷吏部
改官東廣喬白岩外雖順之而中不自安乃遺書本
堂王中丞勸予之任不日有美除而余已飄然歸田
矣羅峯恐予再用乃進本凡大禮大獄去官者不許
推薦伍都堂見報甚不平即日薦予可大用羅峯大
罵曰伍某身且不保敢多言乎不久亦去位此三老
者周旋其間使予不至受禍今思之尚爾凜凜不知
當時何以自容

壽爲五福之先七十稱古稀八十者愈稀若九十則千百之一二耳吾崑壽者數數而見人以爲壽星臨吳地然惟吾崑獨出他郡邑八十者歲有之若七十則不足異矣至於九十而又羸者得二老焉曰周秋汀諱瑞字應祥風流標致自少言動衣冠俊逸整潔與諸生迥異且善音律屢試不偶六十外始以歲貢爲儒學訓導未幾謝政歸年九十有四曰高歸田諱以政字養民性氣淳厚在諸生中以德行稱不喜與人忤莫不敬而信之以貢士爲縣尹與秋汀先後懸車年九十有三二老性稟不相似而相合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陸行則並輿水行則同舟公私宴集必

同赴赴則居首席名山勝水花朝月夕必携壺歌舞
其於飲也量不足而興有餘人以二僊目之予一日
問秋汀曰公之壽有所養乎荅曰吾平生於貧富窮
達不甚注意處不足常若有餘吾心不至戚戚吾之
壽或者在此乎問歸田則曰吾性不喜尚氣人有犯
者受而不較只求自己寬泰吾之壽或者在此乎予
聞而歎曰昔人謂量之寬弘者壽言之簡默者壽性
之沉靜者壽二公皆有之其齊壽也固宜今有踰八
望九者動以二公爲言而心地險傾且求且伎韓子
所謂原壤之流壽猶不壽也作二老傳以別之

二猫傳

予家蓄二猫一牡一牝生三子別有二猫不容其乳
哺哺則齒嚙足擲牝不能勝也嚙三子置之他處遂
逸往西隣其牡不見三子奔號累日亦逸往東隣多
方求之不得每間歸誘以食食盡則馳去如此者幾
一年忽一日牡不呼而至至則與二猫狎與之食每
讓二猫食將半方就食見牝自西家歸則怒目而逐
之牝自此絕不至又與西家牡生子東家愛牝之善
捕也亦多方求之日以美食置屋角牡不顧予喜其
不忘主也每舉筋必私與以物二猫或奪去亦不爭
偶讀司馬公猫臚傳有猫曰山賓者既與都監常鼎

後歲餘復歸公附其事於傳尾與予家牝猫事相類
夫二猫皆獸也一則棄子而逃一則戀主而反其善
惡之相去如此蓋其得於性稟者不同非有所教而
能也况人之靈其善惡之相去而又移之於習則堯
桀舜跖之分何足恠哉

書

與時川

辱惠內養之術及藥方一事再三讀之大抵皆採陰
補陽之說而藥品多辛熱燥烈之味僕為之咲而且
駭僕觀服此藥者火動水枯多發瘡毒古之豪傑
昌黎之明達坐此而斃而近年魏子才亦以此

股腫遂至不起然原其情皆迫於無後甚不得已也
僕賴先人之靈子孫四人在膝前年已七十矣於外
事避之如蜂虿惟恐其近我也而敢以衰孱之軀犯
之自促其光景乎哉又承論僕深藏寡出無山水之
興令人悶悶誠達人之詞也但人之性氣各有不同
僕少長村塢中過於鄙朴不識遊觀之樂至三十外
始從諸公遊將謂休謝歸以家事付之子得以從容
登涉以爲平生之快不意老年得幼子別創田屋教
之讀書日復一日依然舊日氣象宜爲 執事之所
擯誚也 執事輕輿画舫綸巾野服放浪於寬閒幽
勝之地一杯自持萬慮都遣使人望之真如列仙僕

雖陋劣亦垂涎久矣但聞時挾可人此恐非老年所
宜詢之則即五年前所蓄者僕亦嘗有此不久遺去
如釋重負然尤恨去之不早僕素有用世之志爲當
道所抑鬱不得施故藉此以寄無聊之情實非本心
也意 執事之心不殊此東坡云不能遊方之外而
留意於物未有不爲所累者 執事試一遣之以觀
身心之損益則恐內養之藥無有過於此者矣恃愛
冒瀆可否惟命

復丁獻之

承教言評二蘇公之文謂穎濱過於長公 執事或
別有所見僕未敢以爲然也自二蘇先生後歷宋及

元至我朝評文者多矣未嘗聞此言東坡云近子
由作黃樓賦頗見已志而議者遂以爲其代作則在
當時已有優劣矣且諸本集古今文粹在東坡則有
昌黎廟碑喜雨亭記等篇不一而足而穎濱則寥寥
不多見豈刪較去取者有愛憎於其間哉他不敢多
述只以執事所稱穎濱人物論有一二可疑處請
爲執事誦之屈原之忠無媿比干因賈誼何必懷
此故都一言而遂以爲不合聖人之道陳蕃奏誅曹
節王甫等以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王敦擁兵犯闕
蘇峻擅兵謀逆時劉隗刁協庾亮共發其奸王導以
敦故隱忍不言以爲從容應變牛李維州之議各有

是非而專是牛非李以爲德裕有才無德故僧孺二子俱顯而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爲天之所棄馮道歷事五季人臣之節掃地矣乃以管仲相桓公晏嬰不死莊公之難爲比若此者可以爲知人乎在東坡有是論否乎僕非敢議前賢因執事貶長公太過故不得不告耳若曰二先生之文伯仲也則亦庶乎其可矣

復劉秀才

前月十日接手教知執事受辱於縣大夫且述其傲慢士夫不一而足令人慨嘆僕自爲諸生時見有司待士夫禮意周密雖生儒亦未嘗有傲慢者與近

時事體迥異第不知作備於何人僕嘗求其故夫夫天下勢也勢之所在人挾之則人趨之有司操得爲之權其勢必至於傲慢士夫不自重從而趨之又從而干之趨與傲相遭干與慢相違而猜嫌生焉怨讟興焉亦其常也第不知士夫之自取歟抑有司之自尊歟士夫之自取則當求吾之所以致傲慢者而改之若有司之自尊則吾且柰何哉爲 執事計惟曰自重而已耳深居寡出守分循禮於縣大夫之事一毫不敢干預而又不取非其所不足吾能盡自重之道彼雖傲慢亦何由施於 執事哉若數數而見之瑣瑣而干之嘒嘒而議之一加詰責則怨而謗之如

此而語人曰有司之不良人亦弗信之矣草草奉復
幸取其可者

與吳願山論文

昨使至辱惠空同集且以周黃二子所以稱獻吉者
下委小子評其當否僕踈淺不曾習爲古文身處堂
下而欲議堂上人曲直難矣哉然盛意不可虛乃敢
粗述以求折衷夫文也者主乎理而發乎氣者也譬
若人之言語但求其當而已何必齊語之善而楚語
之惡也六經之文平易明白無聲牙屈曲之辭而萬
古莫有過之者至戰國辭命及魏晉以降則艱深其
說平者危之明者晦之比之六經又一格局蓋六經

無意而戰國以後有意也故自草創討論脩飾潤色
勞心焦思稿至數易而後成聖人之於經果若是用
意乎哉後之學者厭常喜新專意於戰國魏晉之體
模倣成式如厠工之施丹青分寸不爽以求悅於人
人見其奇而漸深而惟也以爲出於六經之上而不
知六經者造化也戰國以後之文雕鏤也昔楊子雲
作太玄擬易司馬文正見而異之以爲玄過於易議
者曰司馬公知有太玄而不知有易是猶數仞及肩
所觀者未至也今周黃二子許獻吉之文意若干載
一人而獻吉自許亦不在韓柳之下吾恐其丹青者
也雕鏤者也齊語者也及肩者也二子許之過矣僕

嘗讀韓柳歐蘇虞揭及我朝楊文貞劉青田李西
涯丘瓊臺程篁墩吳匏菴王守谿諸公之作皆本於
六經而不取乎戰國其必有所見矣雖然獻吉亦一
時之英也不可多言第其處江西之變與平昔所以
自許者不侔耳草草奉復惟高明裁之

復胡世父

昨承以部劄見示且惠書惓惓道白岩公之意促僕
一出而謂僕遺榮養高未爲知僕者也今之人得一
小官衝暑冒寒奔走趨事以竊升斗之祿何也其心
欲以榮父母妻子誇耀鄉里親戚故也僕何人獨無
是心哉况以鄙劣下才受方面之任何所不可而傾

爲此矯激不情之舉以勤上官移文之勞但僕有不
可出者三事 執事或未之知也僕爲人坐氣高不
能受汚名當道者處我此地其立意以庸衆人視我
僕若冒昧而往萬一加以惡名逡巡而退 執事能
保其必無乎此不可出者一也僕告改知道適龍灣
廖公爲吏書家兄在文選舊例道中謁吏部不行跪
禮而廖公必欲行之俛首而聽從者衆矣僕獨不敢
負此膝以去就決之留都士夫皆以僕所執爲是廣
宋舊例二司初見撫公行跪禮僕若不從則不但得
罪撫公而二司亦目爲惟人矣使從而跪之則倨於
前而恭於後 執事以爲可乎不可乎此不可出者

二也僕做秀才時聞先輩云兩司奉承御史如孝子
順孫其畏敬如嚴師弟子僕時私心自許一日得志
必不如此言今去舊時又三四十年御史日尊而趨
諂日甚僕一人若倔強其中其取禍可計日矣 執
事以僕之性氣其肯俯仰於人者乎此不可出者三
也僕負此三者豈不願一出哉甚不得已也若曰遺
策養高 執事未為知僕也僕已令人再疏乞休就
將文憑繳還吏部 執事慎勿以白岩為言喜為我
辭是所望也